晉察冀日報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七八二期　定價：每份零售四元





# 新華社評論

## 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違反世界潮流及全國人民意志在「民主」的偽裝下堅持獨裁、準備內戰。——

新華社延安五月三十日電：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五月五日在重慶開幕，二十一日閉幕。這次大會雖然是在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團結、加強對日作戰反對內戰危機的時候，開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已將全國人民的要求加以總結和宣佈的時候，但是它對於希望國民黨有所改進的國民黨員與國內外人士，所給予的卻是失望。國民黨的大會在該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支配下，決定拒絕聯合政府（這是在全國實現團結統一，保障國內和平與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任何限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決定仍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黨當局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決定堅持獨裁的反人民的「統一」，「絕對禁止違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軍事、財政、交通、幣制上有任何破壞統一之設施與行動」；對於國共談判，決定「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也就是說，準備在談時以所謂「妨礙抗戰危害國家」的帽子戴在共產黨頭上，一切問題實行武力解決。國民黨的大會，既然在這些最根本的問題上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對於目前的局勢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進，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國民黨當局已經選擇了堅持獨裁，準備內戰的道路。這樣，這次大會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態就只能成爲一種顯然的偽善。蔣介石向大會提出「本黨在軍隊中原設之黨部，一律於三個月內取消；在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歸於政府，担任訓練青年之任務；在六個月內，從速各縣市與各省臨時參議會，應依法選舉，俾成爲正式民意機關；制定政治結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團體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黨黨部在訓政時期所辦理有國家行政性質之工作，於本屆代表大會休會後，繼續移歸政府辦理。」這就是說：國民黨當局決定如同把他的政權交給他所製造的國民大會一樣，把他的軍隊青年團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務工作）交給實質上毫無變更的國民黨政府；使他所製造的各省縣市參議會由臨時變爲正式；其他政黨凡合國民黨之法者均爲合法，不合國民黨之法者均爲非法。並且所謂撤消軍隊的黨部實質上是什麼呢？實際上是加強國民黨法西斯組織控制軍隊，這恰於在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宣佈廢除小組織，但是實際上是加強了CC團、復興社等法西斯小組織。國民黨的這次大會吸收了幾乎所有法西斯頭目爲中央委員，便是一個明證。國民黨統治集團說在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的各種反民主的活動「國家化」，所以蔣介石的開幕詞也說，「在實施憲政以後，本黨的責任不但不因之減輕，而且更爲加重」。總之，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定把獨裁的大權由左手「還」給右手，而這就叫做「民主」，並且不許不叫做「民主」；反對的就是「破壞統一」，就是「妨礙抗戰危害國家」，就不合於「政治結社法」。國民黨的大會此外還通過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決議，在這些文件裏，國民黨當局對於人民的迫切而具體的要求如減租減息、救濟民族工業等等不作明白的規定，抽象談其所謂都市土地的公有，集體農場，消滅剝削，黨與國家的超階級，甚至決定要「抑制過份發展分子之生存」，「調劑兩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實際上爲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壟斷並開闢更多的門路，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結果。因此，國民黨大會的許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廣泛的厭倦與懷疑。合衆社二十四日的重慶電訊說：「此間獨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國報紙一般的論調是提醒過去漂亮的決議案和諾言太多，而兌現的太少了。」它轉述國民公報的社論稱：「過去二十年來國民黨威信日降，可以歸之於這樣的事實，即它沒有按照它的諾言去做。」它又轉述素來爲國民黨政府說話的大公報的意見：「宣言和決議案無論怎麼樣，除非他們立即見諸行動，他們就會經常停留在一紙諾言上的。不僅如此，全國的統一和團結，是全國最根本的也是國民黨當前的主要問題。這一點如果能夠辦到，則一切就將自動解決；如果不可能辦到，那末，整個八年抗戰所作的犧牲就等於什麼都沒有。國民黨的宣言沒有充分規定這一點」。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須指出，國民黨的大會是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之下進行的，雖然大會的代表實際上出於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指定，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仍然在各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與改革要求，但是這些人的意見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縱的大會上通過。例如對於國民大會問題，據中央社宣稱，代表們即會提出「加強民主設施，促成國家統一案」，「確定重新推選國民大會代表，以便實施憲政案」，「請修正國民大會選舉法以應需要案」，「請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案」等等，但是一切這些重大問題國民黨的大會都以「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常會慎重研討之」一句話而不加解決，可是開會的日期卻又以「應依照總裁宣示」一句話而解決了。同樣，雖然大會是爲極反共與準備內戰的反動集團所支配，但由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影響着大會的代表，反動集團終於未敢公開作出反共內戰的決議，而只以「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議解決」這種曖昧的陰謀家的詞令來作內戰的伏筆。國民黨大會所通過的若干漂亮決議，雖然只是內戰陰謀的裝飾品，但它仍然反映了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員對於國民黨大地主大資本家統制在實際上太不漂亮的憤懣反抗，與他們對於共產黨所實行的，其他民主黨派所主張的民主綱領的同情擁護。國民黨大會恢復該黨第一次大會承認少數民族的宣言，這是糾正了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錯誤。大會又通過沒收『徵用徵借』中國在美各銀行的凍結存款，這也多少表示了對和蔣孔宋金融寡頭及其他大存的不滿情緒。大會要求「提高特級黨部工作人員素質，特別注重其經歷、人格、學識與革命性」，這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集團是使用着一批怎樣的爪牙，而蔣介石本人關於撤消軍隊學校中黨部的提議，更自己答覆了國民黨的統治到底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的問題。但是，軍隊學校的國民黨黨部既然應該撤消，政府中的國民黨獨裁爲什麼反而不應該撤消呢？不但這個問題蔣介石不能答覆，其他許多在大會上提出的問題蔣介石也不能答覆。如在九、十兩日的國民黨大會上，質問的人數達一百餘十人，問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準備反攻、澄清官吏、改善徵兵、改善士兵公敎人員生活、花紗布管制局黨務失職案、黃金漲價消息洩漏案等等問題，而質問的結果乃是蔣介石的一個大罵，用中央社的說法則是「總裁誠懇致詞，勗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問題而有建設性意見」。國民黨統治集團在黨外的獨裁同樣也實行於黨內，這甚至在細節上都表現出來。國民黨這次大會的主席團與新的多至四百六十名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不包括蔣介石在內，因爲大會主席團的職權是「於總裁不出席大會時輪流主持大會」，大會後的中央執監委員會的職權比這當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從總裁命令」。蔣介石雖然要大會「全體一致起立」（而不是無記名投票）「選舉」他繼續做總裁，但在大會選舉以前的開會期間，他的總裁職務卻始終沒有停止，這種「選舉」的價值就可想而知了。

國民黨大會的路線既然是堅持獨裁，準備內戰的路線，而這種路線又不僅違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國人民公意，並且也違反多數國民黨員的意見，那麼，這個路線與其支持者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民將不爲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恐嚇、欺騙和摧殘所動搖。中國人民將繼以一切力量，爲爭取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團結、加強對日作戰，反對內戰陰謀，爲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戰鬥到底。

## 孟平各地 突擊大秋作物播種

孟平訊：自縣生委會發出了突擊大秋作物播種指示後，天雖沒下雨，各村都在積極乾播播種中，恰巧一區下了雨，他們的突擊更起勁，塔士村在周三的領導下建立起模範鋤、個扞牌，並與本村黑板報結合，全村生產計劃都在黑板報上公佈，各種作物的耕作方法，那塊地裏該什麼時候作物，都經過黑板報指導。生產成績都在這裏表揚與批評，這樣以來變工組更加油了，原定七天播種計劃，經過五日突擊已完成任務了。

## 一專署印刷所職工 聲援工友胡世合

一專區訊：一專署印刷所聽到重慶國民黨特務非法槍殺電力公司工友胡世合消息後，一起無限義憤，全體職工於「五一」紀念大會上對被難者的家屬及受傷工友深致慰問，對爲自由民主而奮鬥的重慶職工表示萬分欽佩，並決以實際行動努力生產，加強職工團結，力促國民黨結束寡頭統治，立即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會上並捐款四千一百元，援助胡世合家屬。（一專抗聯工人部）

## 定唐雲彪一帶 偽鈔市場被我大量肅清

三分區訊：定唐雲彪一帶偽鈔市場被我大量肅清，雲彪柴據點偽軍公開使用邊幣，定唐柴據點某偽軍士兵用偽鈔買燒餅，某柴不賣，偽軍連稱「沒有法子」，只好改用邊鈔來買。從此群衆更看清偽鈔不中用了，紛紛設法把偽鈔換成邊幣，邊幣市場日益擴大中。（楊鈞公、趙殿清）

# 冀中我軍攻入文安

## 完全解決城內偽軍偽組織人員
## 殘敵固守高堡我正加緊圍殲中

本報訊：據冀中軍區司令部六月一日作戰公報稱：五月十七日我軍光復新鎮城殲滅偽柴逆一部後，我主力即揮師南下，壓縮包圍文安城，二十四日夜十二時，我主力一部，配合縣區武裝，向城內固守之敵，展開強烈的猛攻，至二十五日十二時，城內偽軍及偽縣政府人員全部被我解決，計生俘偽第二十聯隊長張蔭弱以下二百餘，繳輕機槍五挺，長短槍二百餘支，除殘存日軍六十餘尚固守高堡一座頑抗外，我已完全控制該城。二十五、二十七兩日，敵由天津派來飛機兩架在城上空掃射，並投彈數枚，二十六日王口（文安以東，大城西北）之敵四十餘來援，被我擊潰，退駐城東南從中、孫莊一帶待援，現我軍正積極對城內外頑抗之敵展開猛攻中。

## 曲陽十區
# 熱烈開展王秋芬運動

曲陽訊：十區婦女大部份是不積極參加生產的，說生產為恥辱。今年卻在王秋芬運動的影響下，捲入了大生產運動的浪潮。農業生產上參加撥工組，幫助和代替男人們送糞、拾糞、耕地、拉船子、澆園等。紡織上更顯活躍，許多婦女學會了紡花和紡織，小川村的婦女自動組織了八個小組，劉家莊組織了五個小組，塞桃山的九個青婦不但學會了白天紡棉花，而且模仿王秋芬在晚上不點燈也能紡棉花。由於積極參加生產的結果，一般人們對婦女的歧視態度大為改變，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一步，家庭也更加和睦。隨着王秋芬運動的開展，婦女們的學習熱忱也高漲起來。積極的上民校作學習計劃，互相競賽。有的婦女採用了王秋芬的學習辦法，把字寫在紡車和風箱上。南雅握村的婦女自動組織學習小組，堅持每日午飯後學習，有的買不起石板，就用破瓦盆片代替。兒童們的王秋芬運動更是熱烈，積極學習，站崗放哨，督促大人們起床加緊生產，幫助抗屬孤寡打水拾柴。此外更積極的參加各種生產勞作，幫助家長收拾肥料，學習耕地扶耩子，點大麻植樹，舖上山六個兒童共點五千棵大麻，工上、小口頭等九個村的兒童植樹達千四百六十株。開展手工業，學習紡棉花、織布、捲紙煙及其他手工業。劉家莊的兒童學習打頂針，克服了災荒，除得自己吃用外還有剩餘。赤岸胡家咀兒童們集股組織兒童合作社，賣文具等自己用品。並把站崗與賣貨結合起來，按股分紅，解決自己學習費用。在王秋芬運動中湧現出來了一批模範兒童，如赤岸范鳳林，參加撥工組，早起點燈，一個月內拾糞七十點，保證自家卅畝水旱地送糞三餘一。王秋芬運動的作用不能提，現在婦女與兒童中，在其他一般青壯老年男女人們中也起了很大的一波動。東石×村的一個老娘娘鼓勵和鼓勵他的兒子說：「起動幹吧，將來選你個英雄。」有的村幹部們用王秋芬獨立成家立業的事實教育懶漢和懶婆。××村地主過去不生產，光想年下降，聽到王秋芬小女孩努力勞動並當選為勞動英雄的事實後，自己說：「咱還不如這個小女孩」，下決心參加勞動。目前在十區的王秋芬運動仍在開展着。（肯堅）

## 徐水十區
# 信用合作社推廣水利

徐水訊：十區貧苦群眾及抗屬很想打井澆地，多打糧食，心有餘而力不足，區幹部就號召發動信用貸糧，動員有餘糧的富戶把糧食存到信用合作社，七天的工夫就建立起十三個村的信用合作社，富戶存糧計有二百七十六石之多，現已大部貸給貧民抗屬，（年利八釐）因而大大的開展了水利工作，××一村即打了一百三十七眼井。這種辦法在防旱備荒中也可適當採用。（張士良）

# 真理村合作社
## 花坊業務發達
## 社員股金激增

完縣訊：三區真理村合作社的花坊，在該村模範工作者馬文麟領導下收到不少成績。花坊原成立於去年秋後，原社員六十八人，股金五萬元。三個月結賬每一元分紅三元，影響立時擴大。不幾天股金激增到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元，社員發展到八十一個人。到四月底結賬時每股金一元又分紅一元二角零六釐。半年的紅最，原來入股一千元而沒有把紅利分出去的，已變作八千八百〇二元四角多。提一下影響買賣豬狐夫，村裏婦女到朝陽的兩個姑娘，一個拿寶地的錢入了兩千元，一個拿賣嫁妝衣裳入了一千五百元。現在股金已擴大到七十二萬元，（內有三縣聯社投資三十二萬元）社員已增加到一百九十五人，而村裏只一百三十二戶人家。他們社裏已經存下開架機軋車一架，已經打作××。半年來彈軋棉花二萬六千斤，差不多供給了三區小半個區婦女的紡織原料。現在棉花已不易買到，他們已計劃把花本改換棉油，現正設法置具和原料中，不久即可開工。該村棉花合作社如此利大，固然是一個客觀原因，另外在經營方法上，也確有可取的地方。如股金沒有定額，誰願入多少就入多少，這樣就給了願入股的人便利，到時間一定結賬，公佈清單，撤股不限，批出紅利都不限制；這一則可以取得社員信任，再則不至使想撤股的人換不着而有害怕『連根拔』之慮。

# 阜平二區幹部
# 熱心時事學習

阜平訊：因為目前形勢的急劇變化，過幾天不看報什麼也不知道，成了政治上的『文盲』。如果區幹部不注意時事學習，下鄉會遭難，于是區幹部注意了時事學習，而且情緒非常高漲。二區距縣很近，可是交通員經常不去送報，區幹部每天自動到縣取報看。只要新報來到，不管做着什麼要緊工作，也得先看看報紙，常常已打了睡覺鐘，新報一來，大家非看一回才睡覺哩！下鄉看報很難，往往為看報跑四五里。平常以部門為單位讀報座談，只要一有空隙，即漫談起來。特別是生產、吃飯已變成時事學習的場所，大家有什麼疑難，到吃飯時即提出來問別人。現在時事學習已養成習慣。五月二十日進行了一次測驗。大部份都答上，十八人中，一百分的三個，八〇分以上七人，其他的都在六〇分以上。特別是金耀立同志過去幾次測驗都在五十分以下，這次答了八七分。對目前時局重要問題都已經知道了。今後時事學習將進一步的開展下去。（谷嵩）

## 唐縣各區
# 發展工商副業
# 現已着手重點領導

唐縣訊：根據實業科及聯社工商副業計劃，現各區正進行着有基礎及技術人才之調查，並着手重點領導：（一）造紙工業方面：三區小長嶺紙廠過去為政府機關經營的，開始資金兩萬元，幾年來發展至十餘萬元，但由於資金限制，產量達不到全縣，收買原料推銷成品均感困難。工人生活制度也不正常，因往往停工而情緒不佳。現決定該紙廠向合作性發展，由政府，實業部門，救聯工人部聯社業務部抽專人負責領導，已在工人中民主討論，使工人看紙廠是自己的革命家務，並決定擴大資金，計劃縣級各機關投資二十萬元，擴大民股一百萬元；改工人工資制為分紅制（四六分），改每月休假三天為每星期日一天，優待貧苦工人家屬並制定醫藥費等，工人情緒因而大大提高，提出保證今後紙的質量提高，產量增多，過去兩個池子九個人也不經常抄，現在九個工人已開三個池子，並有一個池子抄新式報紙，平均每池出四百多張，除供本縣用外，還可向外推銷一部。今後專買原料推銷成品，經過各村系統，並計劃於麥收前後，收買大批黃麥稭，準備明春開展草帽廠，以解決全縣作帽問題。（二）煤礦：四區迷城一帶出煤，事變前歸民營政府統治不許私人開採，事變後敵人破壞掠奪，群眾開採無力，公營了兩年，但因經營不當，與群眾利益脫節，而停業。去年起由當地群眾私資開採，但因資金不足不容深挖，得利不大，現計劃公私合營，發動群眾入股，秋後大量開採。（三）織布廠：二區牛眼溝村社資金較多，現有三十餘萬元，並有織布機十架，但因缺乏系統的組織領導，織布不經常，今年計劃把工人組織起來，成立經常性的織布工廠，收買線子，並在該區集市成立線子收買點，及時收買外區線子。（四）毛織業：二區南下莊子有織毛口袋工人十名，過去私人小經營，不是原料缺乏，便是出產不經常，今年把工人組織起來合營毛織，原料由縣社及辦事處供給，毛口袋自給以達到全縣，有桿氈技術人材，現在正組織桿氈帽推銷，合作社原料推銷由公私合營，合作社幫助解決。縣社並開展彈毛業務，收買全縣羊毛，並買到彈毛弓二個，組織縣幹部機關毛織副業。（五）編織業：三區史家佐的編織業很有基礎，但過去自流，沒人領導，技術也不上。去年三十多付，人共出價二千多，今年辦事處價格很高，村組織群眾入股，由縣社到外縣去買原料，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技術強者幹部在組長，自由組合成二十三組，三組，每組三人至五人，共參加七十六人，（內有十六人是新學手的），又帶起一個新人坑，他們二十三組中有三組是合夥經營的，其他都是一塊編，個人經營八千三百付，中就出售三個月，每付可淨賺二百元，不但夠供給本縣使用，還可向定唐縣推銷一部。每人平均只二畝地，且地質很壞，大水災後逃荒戶很多，但有這技術，現經辦事處貸款六千斤小米，組織九組群眾造杈，至三月底已造杈…百多（六）醫藥業：四區過去有兩個村莊經營的醫藥股，有專人負責，營業不振，現計劃使兩個藥股合併成一醫藥社，組織群眾入股，全年估計能超過一萬五千支，逃荒戶大部回。生產管理員一名，藥手二名，並組織貧苦災民五區，具有染房，現從新開辦及公私合營之染房，解決全縣染布問題。（賈英文）

# 孟平石家塔村
# 合作社試行民辦

孟平訊：孟平石家塔村合作社，在試驗民辦中，由社員選舉代表各階層意見的人士組成社務委員會。通過去合作社的社務委員完全是幹部（幹部也完全是委員），對吸收政權抗聯意見很少，工作上形成孤立與獨立。此次整理中，經社員討論決定，組織新的社務委員會，合作社主要幹部由委員會任，幹部可另聘請，模範工作者維印、抗聯主任爲民部長均當選爲社務委員（不管合作社幹部），主要任務是根據社員的意見任免合作社幹部，決定業務方針，檢查工作執行情形，總結社員的意見，代表機關他們反映社員的意見，並使三個政權抗聯合作社結合起來，更密切的結合起來。試行中社員很滿意。（楊沿花、張智）

## 忻定平川
# 人畜合夥變工播種

發揚突擊生產效率大大提高

忻定訊：忻定平川農作物，往年佔百分之五十以上，今年進行了高粱播種，大突擊的情況下，在各地緊張掌握勞武結合方針，展開突擊。由於工合，採取自願，編組同時把貧困戶的牲口缺乏及意見，都解決了，如劉家山全村有牛驢二十八頭，組織了二十八個人畜合夥變工組（人畜合夥），在自願編配下，一百二十二戶人家，只剩劉三荷等十一戶貧戶沒編進去，最後再經過深入動員分別，把親屬相好的二十八個好牲口等的關係，把那十一家包起來，一作的六十八畝土地。這樣那十一家也在立夏前參加工隊，全村已耕高粱地四分之三，為了早下種可減少危害，「歸牛子」的危險，及適產委員會決定，開展生產突擊，牛驢要早出晚歸多加草料，牲口均要作到每日耕地十六畝，四畝，這樣立夏前三天到後三天便可突擊耕完進行播種。（老周）

# 刮鹽簡訊

行唐訊：五區小隊和北龍崗游擊小隊合夥經營了一個小硝鹽製造場，月初成立，只有四五個人，現已製鹽十幾天了，他們每天刮的土能出三十斤鹽，十天曬了五次，已曬成了一百二十餘斤鹽。（仇鳳彬）

# 冀魯豫軍區公佈春季攻勢戰績

解放縣城八座攻克據點三百三十四
殲敵偽一萬九千餘名繳獲機槍百

新華社冀魯豫五月三十一日電：冀魯豫我軍爲執行毛主席擴大解放區指示，從一月份開始即對敵偽展開了猛烈的春季攻勢，組織了大名、南樂、東平等幾個較大的戰役出擊。據此間軍區司令部最近公報稱，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五月十五日，我軍戰績如下：「大小戰鬥六百零三次，克復大名、南樂、新河、南宮、東平等五座縣城，攻克敵偽大小據點二百四十一座，收復村鎮五千餘，解放國土三萬四千餘方華里，人民二百五十餘萬。殲滅日軍七百八十名，生俘日軍小隊長以下十一名，斃傷偽軍旅長以下官兵四千三百三十四名，生俘偽軍師長郭仲英、旅參謀長[illegible]等以下官兵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名，爭取偽軍反正官兵一百二十四名，繳獲迫擊砲五門、機關砲一門、重機槍、輕機槍三百十七挺，擲彈筒一百零四個，步槍、騎槍一萬四千零八十一支，各種彈藥十八萬一千二百發，戰馬二百零三匹，軍用品甚多。我陣亡團長劉克查、支隊司令裴青甫以下指戰員四百三十二名，負傷指戰員一千八百七十四名（以上統計未包括一、二、四、六、五分區五月份戰績及三、七分區四、五兩月份戰果）。

# 陝甘寧各地利用廟會進行婦嬰衛生等宣傳

新華社延安[illegible]：邊區各地群衆在[illegible]用廟會，進行婦嬰衛生及生產[illegible]宣傳。延安縣柳林區今年廟會在領導人山先芳和他的妻子王[illegible]才率領下進行破除迷信的教育工作，邊區婦聯、邊文協及西北局醫務所均派人參加協助。邊婦聯以「怎樣養娃娃」爲主，向許多婦女宣傳婦嬰衛生，一共縫紉了三天。醫務所提出了許多保育兒童的問題，都紛紛給予解答，大家極感滿意。廟會期間，醫生除在會場義務爲群衆治病外，又在附近各村子診治病人。今年柳林區廟會的另一新改進是將收入的十餘萬元的布施捐獻投入衛生合作社，作爲群衆共同的衛生醫藥費。西區桃花山廟會時，群衆對於文化棚內的「棉花打卡圖」極感興趣，都要求帶一張回去防旱植棉宣傳。安塞白揚寨廟會上助產訓練班與[illegible]許多衛生藥包（綁帶、紗布、棉花）送給孕婦。該會的孕婦，都爭先來要，據說：「這次娃娃長大了一定拜他們當乾爺。」延安市清涼山今年廟會中心是宣傳防旱，並由王縣長親自主持並舉行和祭大會，號召大家回去趕快進行乾種和採取爲果。又關中香山廟會較往年更形熱鬧，從國民黨區大關中來的婦女香客[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大多是被抓去當兵[illegible]，因爲他們被國民黨抓去當兵了。當明朗完畢，他們便自動的集起來，派代表送還人民交給，他們[illegible]的一生經歷從[illegible]直到新社會裏當鄉長、副區長、縣參議會議長，[illegible]自由[illegible]，一件件說給大家聽，[illegible]不斷的鼓掌。

## 五寨縣府合理解決新老解放區耕牛糾紛

新華社晉西北五月三十一日電：五寨抗日縣府，近解決了一件關係新老解放區許多群衆生活的耕牛糾紛案，使兩地人民更爲團結。該五寨敵偽據點會自解放區搶去大批耕牛，資給淪陷區群衆，該地既被解放後，老解放區人民紛紛前往認牛，由於他們對敵人搶牛的仇恨，所以一見到自己的耕牛後，不問現屬誰家，拉上就走；新解放區的群衆因爲敵偽長期欺騙宣傳，對我抗日政府的政策還不了解，也不[illegible]

## 山東諸城偽保安隊攜械反正

新華社山東五月三十一日電：濱海訊，偽諸城保安隊長李先[illegible]之[illegible]三中隊八十餘人，於本月九日在中隊長王君五率領下攜械反正。按該中隊係與逆之主力，這次被我爭取反正，對與逆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十三日濱海軍區宣佈，該部改編爲諸莒游擊大隊，王君五任大隊長。

## 太行全區軍民開展防旱備荒運動

新華社太行五月三十日電：太行全區軍民正開展緊急防旱備荒運動，在權縣群衆連日紛紛修築水渠，清漳的水渠已突擊完成。黎城[illegible]莊村群衆也在進行播種，婦女兒童都上山採集野菜。同時合作社還在鼓勵群衆編織，積極進行修渠工作。武（安）北、[illegible]上等村，組成了水利委員會，對沒有播種的土地都動手播種。內邱敵佔村，[illegible]黃屬路村及安陽等地群衆，均在扭水搶種。平順城除收集[illegible]外，後七區、五區等一面動員搶種，一面實助群衆扭水。阜平經過政府動員，也打破了消極等雨的觀念，着手突擊開群衆種。林縣獨立營一部，幾天中就實助群衆扭水一千三百扭。各種新的防旱辦法，現正在各地群衆中推廣。沙河一區因水泡到快要種芽，先將適於點種的種子（如棉籽）用泥卸將乾土勻開將種籽種在地裏，[illegible]再蓋住上面，以免被風吹乾，等到種籽發芽，即可將乾土除去。還有一種是[illegible]的辦法，先將種籽用陰涼水泡過後撒出芽，如水中[illegible]少許人糞，則最能耐旱。點種時因[illegible]，可先將土地用腳踏實後再[illegible]澆水。

新華社太行五月三十一日電：武鄉樹辛村在太行一等勞動英雄李馬保領導下，正以全力爭取下太行模範村。[illegible]全村五功組都已經過了一番新的整頓，克服了過去的缺點，都訂了獎勵制度，並規定了在民革室中公佈一成績表，誰有好處先由小組記下，一週總結一次，再寫在成績表上，以作將來選舉模範的根據。現該莊除三五個病人和老漢外，都參加了互助組，且已訂立了耕三餘一的計劃，實行深耕細作，所有玉茭地都耕了三遍，[illegible]

[illegible]數多。此事經政府發覺，立即下令適當糾正，宣佈此種耕牛糾紛按照政府處理解決，以致於新解放人民在敵人長期欺騙之下，元氣未復，且該地耕牛幾有三分之二都是敵人搶給他們的，如立即拉走，他們不再被將受極大影響，故說服老解放區群衆將牛仍交由新解放區群衆使用，將來再酌量以適當代價贖回（唯偽組織人員搶來的除外）。老解放區群衆覺悟較高，當接受政府這種處理辦法，說：「我們[illegible]用，把牛好好[illegible]，將來絕不虧你」。新解放區群衆看到政府這樣處理，不但不歧視他們，並且真正照顧到雙方的痛苦和利益，更不勝感激。

## 加強防衛能力蘇聯第七分遣隊將於六月間結束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莫斯科訊，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普遍軍訓中央管理處長[illegible]發表談話如下：在已開始的和平發展時期絕不會減弱我們對防衛能力的注意，現階段的軍訓應較戰時有更高的水平，以便使我們能更注意[illegible]物質來源，訓練中心備有適合的軍火裝備[illegible]有經驗的軍[illegible]人員，他們中大一學。生於一九二八年的年青人[illegible]所部份參加過愛國戰[illegible]

[illegible]一九四五年六月結束，這一分遣隊的考試即將開始，在數育機關中多訓已結束，露營時期正開始，中學第八級九級學生的露營訓練將於六月間開始。新華社延安三日

## 英大林三度會商哈甫金斯將赴巴黎晤軍事領袖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美聯社莫斯科訊，賀浦金斯三十八日與斯大林元帥作三日以來之第三次會談，今晨賀氏又與美駐蘇供應處長史德丁中將會晤，據悉，艾思姆林宮會談時空氣極爲「誠懇」。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美新聞處紐約訊，賀浦金斯與邱吉爾首相作週末會談後，復於二十八日在倫敦與外相艾登、美駐英大使威南特作長談。據紐約時報說，賀浦金斯將於二十九日赴巴黎與軍事領袖會晤。

## 提工業恢復世界最大鋼鐵廠已開工

新華社延安五月三十一日電：布拉格三十七日訊，歐洲最大鋼鐵工廠之一的維特科維茲城鋼鐵工廠業已開工，該廠擁有職工約四萬五千人。

[illegible]行了選擇良種，如此，每畝可增產糧食二斗。此外，還把部隊因調防而不及下種的[illegible]多地也都代爲種好了。[illegible]國於發展副業方面，他們組織紡棉、還炭、煮鹽等，已[illegible]獲利十餘萬元，給了全村已增加的牛五頭牛、三百隻羊外，並準備存入股一[illegible]，全村發回個母豬。

[illegible]開第七訓練分遣隊的訓練將於一

## 叙利亞爆發戰事英美政府對此交換意見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英聯社訊社報導，叙京大馬士革於九日晚七時爆發戰事，砲聲徹夜不絕，至三十日晨仍在進行。法軍已攻入叙利亞議會會地，同時並以飛機及大砲助戰，傷亡數目尚未審。事件起在法裝甲軍於國會附近示威後不久發生的。時一叙籍[illegible]法軍力面逃入大眾叙利亞平民中，叙人國保護逃兵，[illegible]射擊，叙人也予還擊，遂演成戰事。按此次近東[illegible]由五月中旬法軍登陸黎巴嫩開始，當時叙、黎[illegible]提出抗議，英國並極力加以支持，形勢逐趨緊張，但正式演成戰事，尚以此爲第一次。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路透社訊，[illegible]又宣稱[illegible]法軍砲轟[illegible]當地[illegible]總部，據說叙人[illegible]近[illegible]頗法外[illegible]。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路透社倫敦三十日電，外相艾[illegible]登今日於下院宣佈，叙利亞形勢已大爲惡化，英國政府對於此種形勢，正與美國政府交換意見中。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據路透社訊，叙境其他地區，二十九日也已發生戰事，哈馬週圍的叙人六百餘人[illegible]城中，他們[illegible]法國的三[illegible]裝甲車，一輛被[illegible]二輛被[illegible]

## 盟軍在奧設軍政府

新華社延安五月三十一日電：路透社訊，亞歷山大發佈佈告，在奧地利建立軍事政府。

電：美新聞處莫斯科訊，紅星報二十九日「西伯利亞軍區」消息說：蘇聯已在西伯利亞西部托木河岸開設極大的砲兵步兵訓練營。

## 反對意總理聲明魏城居民示威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路透社訊，的里雅斯特地帶的印軍，邀請鐵托元帥前所拉夫軍至南斯拉夫軍營聯歡，並邀請參加鐵托部隊在城中舉行的音樂演奏會，而他們自己也被邀請至南斯拉夫軍營，盟軍度歸[illegible]，種種跡象表示第八軍與鐵托部隊間存在着親密的關係。伯爾格來總電台二十九日報導，的里雅斯特城一千五百名居民示威，反對意總理波諾米關於與南斯拉夫爭端的挑撥性的聲明。

## 戴高樂應邀訪美

新華社延安五月二十八日電：巴黎訊，戴高樂將軍在其內閣一致支持下，已接受杜魯門的邀請決定訪美，但在路程以前將首先處理一個緊急問題，即關於市政府選舉結果，左翼既獲巨大勝利，內閣必須有若干改組。一般以爲可能再吸收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共產黨員。新聞部長比歐也可能爲新政府，而情報部長蒂謝[illegible]圖，亨利代揚則將離職。

冀中通訊

# 圍困安平城

軍隊政委白正剛

緊跟着邢邑撤晉的追退，敵寇「定安新聯防區」計劃的殺滅，圍困安平饒陽的鬥爭便展開了。五月六日，六分區子弟兵偕着饒陽城郊。在五月七日夜，安平城的圍困也開始了，幾千雙子弟兵的眼睛死釘着城裏的動靜，而且越過了護城河，把北城門爆炸破了一大塊，門樓上的偽軍像木雞一樣，一動也不敢動。『城』便成了一個監獄。偽兵們餓不得吃飯，每個人把槍口死對着城門樓，很少不再點燈了，敵人白天都也不敢進崗樓。

夜裏，民兵遊攻的號角響裏，有時敵人打出三四顆追擊砲打到城外來，游擊小組們給他們『敬點鐵』。有幾個鬼子和一股偽兵，妄想趁着天黑的時候，出北門去抓老百姓。城門剛一開，便挨了一個排子槍，扭頭便跑回去，從此再也不夢想出城了。偽軍們吓的整日啼哭，打發自己的老婆從城上跳下來[illegible]，他們都害怕『活活的困死』。鬼子在這些偽軍們逃跑，把槍都卸下了，當我們告訴他們『有家的快回家』以後，一個夜晚便跑出了五十多個。城內混亂成了一團。

打發

『……饒陽安平如實在不能立腳時，饒陽撤至大田莊，安平撤至晉縣……』這是經過三天三夜的圍困後，深縣敵聯防司令部給安平饒陽敵偽的指示。在圍困的第四天，從石家莊、辛集、衡水、深縣，總共湊來了三百多個敵人，配合着深北的偽警備隊四五個中隊，共七百餘人，向安平饒陽增援，上午十二時就出發了。

我民兵們在主力的支援下，慣用着他們『雁過拔毛』的戰法及麻雀戰，使敵人兵隊亂了樣，大部變成步兵隊，沒有出來八里地，便遭到了我們主力的三次伏擊與側擊，大部隊[illegible]，彈盔頂在腦袋上，騎兵們[illegible]下不動，有些就鑽到大車底下。我們展開了打、消、入[illegible]運動，這樣一直堅持到天黑，起了霧，敵人才趁着黑森森的夜，向安平方向蠕動着。

『寧使敵人後退一天，不叫敵人輕易前進一寸』，這是我們的行動口號。節節打擊，使敵人四十里地的路程走了半天和一整夜，才到了安平城，大車本來是空車，現在完全變成了拉死屍的扭架床。

伏擊隊

安平、饒陽的敵人，前一天就把行李裝上車準備着撤走。

辛集敵人沒有停脚，第二天大清早起就進到了饒陽城，饒陽的敵偽像安平一樣的期待他們接撤。

子弟兵有着旺盛的戰鬥情緒，一夜行軍三十里進入了伏擊位置，給饒陽撤走的敵人按排下迷魂陣。

戰士們雖然連續的阻擊敵人都忘記了疲勞，每個人心裏頭都記住了：『爭取分區並肩作戰的模範』。四連的戰士不睡覺全部磨刺刀，二連一排長張國華提出來要給他們的機槍『配個對』。戰士們的心情像燃燒着的烈火，二連的司號員恐怕衝鋒號吹不響，拔出一個號嘴清來，在草棚子裏不睡覺一直練習了老半天，炊事員把米交待給病號，非向連長要個大槍跟着衝一衝。

十三日下三點，饒陽的敵人全部撤退了，總共敵偽八百來人，大車七百輛，由西門奔安平，打算瞞過一道撤回去。一出門民兵和區小隊就死纏上了，緊接着就是第一道地雷封鎖線的開花，敵偽發了慌，趕忙拐向[illegible]。並把敵軍主力完全移到後衛去，偽軍和大車調到前面來。接着便是第二、第三道地雷封鎖線的爆炸和主力的尾追。

『深縣』聯防司令部，總是最得意的騎兵中隊五十來個，一個一個像瘋狗似的在隊伍最前頭竄進，向兩翼搜索與警戒韓村鋪的村沿，李莊、北京堂、東西兩窪的伏兵機關槍像一陣爆烈的冰雹，騎兵的行列立刻便是一片人馬翻天，十幾匹馬立時成了我們的通信工具，大人被我們生擒了，地面上的馬不是死的，便是無韁的奔跑。點綴着這一激烈戰鬥的開始。

鏖戰

六路並進的七百多輛大車，被敵偽驅使着直奔韓家舖，一直拉了四五里地遠。後衛敵之主力，剛進至馬廠屯便遭到三面夾擊，韓家舖的主力衝出村外的墳地，把先頭的二十多個鬼子及百餘十個偽軍消滅了一大半，大車被火力纏阻住，車夫們經不起這樣的戰鬥，把牲口牽起來向着八路軍的陣地跑過來，車盤子都朝了天，偽軍們鑽在車底下蜷伏着不動。三百多個敵人佔領了馬廠屯的村西口及村北的墳地，拼命向我們二三連的陣地衝擊，想越過我們的陣地去支援先頭的敵人。我們的機關槍五十多分鐘沒有間斷的吼叫，『不讓敵人越過一個來』，這是當時一致的呼聲，『監視着人，動搖時把他衝出馬廠屯的村南去！』『我們要發揚小單戰鬥的衝鋒精神！』這是二連長許[illegible]同志的號召，十六歲小號兵急的眼發紅，總想要吹衝鋒號，忍不住的潤自己的喉嚨，一連的戰利旗，從馬廠屯正北的道溝內向着二三連打招呼，偽武支隊從東面趕來，他們就在敵人的屁股後頭發動兩來取馬廠屯的劇烈的進攻戰鬥。敵人的機關槍擋不住我們的衝鋒道路，衝鋒反衝鋒往返兩夾，終於佔領了馬廠屯的東、北兩面。接着衝進了敵人的墳地，一股三十多個鬼子被我們解決了，留下了十具屍體，十幾條新三八式和一門擲彈小砲留在了死屍旁。『後邊的撿槍，前邊的衝呵！』『[illegible]……』路南是八分區的兄弟部隊[illegible]殺聲動天地，我軍集成了一股鐵流一直的倒向敵人脊樑骨，路南北京堂李家莊八分區子弟兵也迎面衝上來，敗退的敵人將被了甕內之鱉，殲滅戰便展開了。

『兩面夾攻才能打的勝，三路夾攻才能打的贏，……』

這是戰士們衝鋒的歌唱，[illegible]把敵人消滅了一百多個。

當我們阻擊與殲滅敵後衛主力時，韓村舖部隊同時爆發了衝鋒的號角，戰士們猛撲幾百輛大車，一拱面子的衝上去，大肚子的偽饒陽縣長[illegible]跪在[illegible]地裏，腦袋像雞啄米一樣不住的往響頭：『我是個伙伕哇！沒有作過壞事呵！』他屁股後頭的一個小偽軍，却拉着胖子的屁股不住叫：『縣長……縣長……這……』。二百多個敵偽軍和三百多輛滿載的大車，被趕進了韓村舖。

剩下的六七十名鬼子和一百多輛大車，被壓制在李莊村西北，走頭無路，槍砲也不打了，好像是期待被殲滅似的，天氣陰黑了，我們發出最後的手榴彈、刺刀消滅敵人的命令。正當這時一陣狂風急雨打的人們抬不起頭來，敵人就乘了這個機會，像水鴨子一樣的跑回了安平城。

英雄的人民

戰鬥開始，韓村舖、東西兩窪一帶的老鄉親們早想擁上戰場，被我們的警戒擱住了，急的跳起來，扭架隊像一溜長蛇陣，有五十多歲老大娘抬扭架，有十來歲的兒童送乾糧。老六是兩窪的一個老鄉，五十來歲，當火線最激烈的時候，他爲了督促扭架運輸，送餅送水，忘了一切，他光着上身，一連氣背了四個重傷員，他滿身都染成了血紅。西窪到馬廠屯往返六七里地，他一來担着一担豆湯，提着一竹籃子白麵餅，回去的時候背傷號，抬扭架。戰士們看着老六，份外的親熱。當敵我往返的衝鋒血戰的時候，老六一定要求一枝大槍參加戰鬥，他說『我家的房子都早被燒光了，到了我報仇的時候了！』一面說一面指劃，好像立時要衝入火網，大家告訴他：『這點敵人，用不上，我們就沾了……』他眼巴巴的看着戰士們[illegible]一個個跳出兵坑內，看着二連一排戰[illegible]衝鋒。一排副班長[illegible]的肩膀子被敵人的子彈打穿了，血流滿身，仍不下火線，率領衝鋒[illegible]倒在麥地裏，二排又[illegible]傷號的[illegible]，一直消滅了這股敵人，佔領了墳地。老六非要跳出掩體去抬傷員，被戰士們給拉住了。『……唉呀……真叫勇敢……好……真好……』一面自言自語，還不自禁的流出兩眼子的眼淚，我活這麼大年紀，沒看見過這麼[illegible]勇敢的軍隊……他們老百姓們[illegible]好啦……』傷號從前面抬下來，老六又親自督促抬扭架，他和鄉親們說，『不要怕，弟兄們流血，咱們要多流汗！饒陽城連一個敵偽也沒有了！這是八路軍給咱打下的……！』道溝內的老百姓，[illegible]號，還吵起來。兩位五十[illegible]抬走了一個傷號。這溝內一個挨一個，白麵餅一籃子緊跟着一籃子，戰士們的身傍都堆滿着鷄蛋。敵人南竄了，老百姓也跟着衝上去。

錯認游擊隊，當作大兵團

次日清早，民兵們和游擊隊十來個人，一面走一面亂喊亂叫！『……衝呀，捉活的！……繳槍呀……』高興的不知道先邁那條腿了，那聲音聽的很遠。

突然一個小獨立房子內，出來了三十個偽軍，雙手舉着，朝着民兵們走出來，民兵們剛要撤走，偽軍們都一個挨一個跪在汽車路上了，『我們交槍呀！我們是被丟下的……專等投八路的……那位是團長呀！』像[illegible]羊一樣，三十個偽軍被捉住了。在總的勝利上又增了三十支大槍和十個擲彈筒。

人民的英雄

王福慶，二連一排副。在『堅決阻擊敵人不放過一個』的命令下，他帶領一個班，始終堅守着陣地，敵人的追擊砲擊都打過了他們的陣地，全部始終鎮靜。『你們掩護，我監視敵人』，這是他給戰士們的口號。王福慶一貫勇猛，善於衝鋒，當第一次發起衝鋒時，他的肩膀頭子上被子彈射透了，血淋淋流了滿身仍不下戰場，連長叫他休息，他說：『算不了什麼，一會就不痛了！』一直又參加了第二第三次衝鋒，終於把敵人衝垮，奪取了敵人的陣地，他才換了一回藥，他自己打死了兩三個鬼子，他這樣一直堅持到戰鬥終了，最後組織用手榴彈消滅敵人時，他仍担任突擊組長，他從西窪村一開進時，早就把衣服脫光了，光穿着一個褲叉，天黑時下起大雨，滿身血漿雨水和血水，過滿了全身，始終不怕換衣和勞苦，戰鬥了一整天，撤出時已到夜十二點，回來後，又自動担任繼續打掃搜索戰場的任務，好幾夜不睡覺，情緒始終高漲。

張小卯，二連[illegible]排長，和副排長王福廣一樣，在[illegible]伏擊戰，他硬地去了，沒有該着參加，聽說別連得了機槍，他着急的啼哭了一天。因此第二次伏擊邢邑敵人時，他自己追着十多個敵人一挺歪把子，一直的追進了東村溝裏去。這次[illegible]始衝鋒時，首當其衝，率領兩個班一氣衝出去，地形不利，敵人[illegible]衝鋒，他一個和另一個戰士，掩護大[illegible]撤退，他一棵槍就打了四十粒子彈，敵人不敢前進了，他在火線上[illegible]，自己抱不動，把自己的皮帶弄成圈套，先套上自己的脖子，再把傷員的脖子放在套裏，嘴對着嘴的把傷員拖了下去。他一連弄了兩個，一氣參加了三次衝鋒，不懈勁，正要消滅敵人，天氣下大雨了，他急的幾乎流了淚。

韓桂鎖，是個入伍半月的新戰士，他戰溝內，一點不害怕。當敵人運動時他在溝內急的跳腳，『朝着拿白旗的射擊』，話沒說完，他一槍把那個敵人指揮官打死了。發起衝鋒時，排長讓他掩護，他啼哭了：『好幾十里地出來，不讓衝一下』，結果衝上去，『別給咱們年輕的×××區隊丟人呵！』一面衝一面鼓勵全排，第二次又發動衝鋒時，和王順德挑戰，『看誰先佔了敵人的墳地』，結果又是一馬當先。

張殿榮，第一次衝鋒時，一個砲彈落到了他的跟前，把耳朵震聾了，他仍然監視着敵人，敵人反衝鋒，他聽不到槍砲的聲音，自己在後面掩護一個組撤退，他的一支槍灌上了土，打不響了，用三個手榴彈阻擊敵人，當一排長拖傷號時，他對傷號說：『不要怕，我用手榴彈掩護你們！』後來讓他休息，他是搖腦袋不下火線。堅持了一天。

盧俊山，是第一連的衛生員，四十七八歲，二排全勝負了傷，敵人封鎖道溝不能往下抬，他總想完成救護任務，他把這個戰士的槍揀子拔下來，上面拴着一個軍帽，包上了一個白手巾，叫一個戰士舉出了地皮擺動，敵人的機關槍，一齊向這頂帽子開了火，他個子很小，一滾便爬過了這一個斷溝，給傷號換了藥，打了繃帶，還進行了安慰，『我們正準備消滅敵人，你不要着急，稍等一會，天黑時，再把你抬下去。』以後他終於把他抬下去。

張國華，是三連的戰士，第三次進攻敵人時，一個班突上去，沒有地形可利用，被敵火力控制了，又不能撤退，他單人獨馬用滾進的方法上去，把一個班掩護下來，還背回了一個重傷號。

五月二十四日安平前線